



世界名人传记

The Bronte Sisters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梁虹◎译

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名人传记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(三)

梁虹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勃朗特三姐妹文集

责任编辑:赵 岩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130062 电话:86012927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毫米 32 开

字 数:770 千字

印 张:35

版 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

印 次:2009 年 3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978-7-5387-0887-5

定 价:175.00 元(全 7 册)

他问道：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过你，我要送阿狄拉入学校！我要什么孩子同我作伴？——她不过是个法国跳舞女人的私生子，并不是我自己的儿女。你何必替她同我求情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派阿狄拉作我的同伴？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因为你说要归隐；一个人归隐是很寂寞的，你不耐烦寂寞。”

他说道：“一个人归隐么！我须同你说明白。我看不出你这时候的面色，内里包藏了什么心思。你同我归隐，你晓得么？”

我只摇头，这时候他是很受了激动，很要些胆子，才敢对他，不说话的反对他。他原是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这时候忽然站住了，瞪眼看我，看了许久。我转过眼来看火，竭力作个镇静。

他也力作安详的说道：“我要试试，解开简性情中的结扣，这一轴的丝，原是很直，绕得很清楚的；但是我很晓得忽然会乱作一团，解不开的。现在又生麻烦，又要惹气了！我早就想过，要一部分沙姆逊（人名，见旧约）的大力，打断了一切为难。”

他重新走来走去，随后站在我面前。

他哈腰低头，要接近我的嘴唇，说道：“简，你让我说理给你听？你若是不受理劝，我就要用蛮力。”这时候他的声音很哑；

他的神色是快要动蛮的打断一切束缚。我晓得再过一回，他节制不住自己，我也制不住他的了。这是极危险的关头，若是我抗拒他，若是跑开了，若是现出害怕，我就毁了，他也毁了。但是我不害怕，毫不害怕，我觉得内里有力，有可以支持的力量。我抓住他的手，我安慰他，说道：“你请坐下，我同你说话，你要我说多久，我就说多久。我听你说，不管你所说的有理无理。”

他坐下，我却并不请他说。我这些时候很费了大事，才忍住眼泪；因为我晓得他不喜欢见我哭。现在我只好不忍了，让眼泪流出来。若是他看见我哭不高兴，更好。于是我放声大哭。

不到一回，我听见他劝我镇静，不要哭。我说他这样生气，我禁不住我的眼泪。

他说道：“简，我并非生气，不过是我太爱你了；你对我放出这样的铁石脸来我，我受不住。你不要哭，擦干眼泪吧。”

我听见他的温柔声音，知道他的气压下去了；我就安静下来。这时候他要把头放在我肩上；我不许他。他又要拉我到她身边，我又不许他。

他这时候说话的声音很惨凄，我听了极其难过。他说道：“简！简！你不爱我了？原来你所看重的，不过是我的地位，作我夫人的身分。现在你以为我不能作你的丈夫，你不敢靠近我。远远的躲开我，当我是个癞虾蟆，是个猴子。”

他这几句话，很伤我，如同刀割，但是我有什么话好说呢？作些什么呢？也许这时候我不该说什么，不过作什么，但是我很伤他的心，我觉得很难过，只要我能够有乐或以敷衍止痛的，

我是要用的。

我说道：“我爱你，很爱你，但是我不能表露我的爱情，不能放纵我的爱情：这是我末后一次告诉你的话。”

他说：“简！这是最后一次么？你试想看，你住在我这里，天天同我见面，若是爱我的话，你能够永远同我远离，能够永远冷淡相向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这时作不到的；我很晓得作不到；故此认为，只有一个法子：若是我说出来，你听见了，更生气。”

他说道：“你说出来？若是我生气，你有哭人的法子。”

我说道：“洛赤特先生，我一定要同你分离。”

他说道：“简，你同我离开多久？你可以离开我几分钟，你去理顺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乱了；你脸上发烧，你去用冷水浸浸。”

我说道：“我一定得离开唐菲地方，离开阿狄拉；我一定要同你终身永远分离，我只好另入一个新世界，在生地方同生人相处。”

他答道：“自然，我告诉过你，你该离开的。你说要离开我，这是句疯话，我只好不管。你的意思是要变作我一部分。你说另入一个新世界，这却是不错；我一定要你作我的夫人；我并未娶亲。我一定要你作洛赤特夫人，——名是我的夫人，实亦是我的夫人。你我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只有你。在法国南边地中海滨我有一所房子，你就在那里过欢乐天真烂漫的日子。你永远不必害怕我设计骗你，——骗你作我的外宠。你为什么摇头？简，你须讲理；不然，我又发狂了。”

他的声音，他的手，都在发抖；鼻孔大张；两眼冒火；我却不怕，我说道：“先生，你的夫人，还活在世上；这是件事实，你今早也承认的。若是我从你所愿，同你同住，我岂不是你的外宠么？若说不是的，是句强辞夺理的话，是句欺人的话。”

他答道：“简，我不是个好性子的人，你忘记了：我是不能长久忍耐的人；我又不是个淡定人。为哀怜我，哀怜你自己起见，你试试伸手过来，摸我的脉，是乱跳的，你须小心。”

他露出手腕，伸过来。我看他的脸同嘴唇，都全无血色；这时候，我因难到了极点。抗拒他，激动他，是不能的，答应他，顺从他又不可。人到了穷途末路，只好听天，我也只好听天的了：我不由自主的喊道：“上帝助我！”

洛赤特忽然喊道：“我是个傻子！我只管告诉她，我并未结婚，却并不把理由解说给她听。我忘记了，她不晓得那个女人的性情，也不晓得当日我同那女人结婚的情形。简若是晓得我所晓得的，她一定同意我！简，你把手放在我手里，使我有眼看见你，手摸住你的证据，证明你在我身边，——我用单简的几句话，把我那件事体的情形，告诉你。你能留心听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我能，你若是要说几点钟，我也能留心听。”

他说道：“简，不过几分钟。你向来曾否听说过，我并不是长子；从前我原有一个哥哥。”

我答道：“我记得弗菲士太太，有一次告诉过我。”

他说道：“你听见说过我的父亲是个极贪财的人么？”

我答道：“我听说过，好像有这种话。”

他说话：“我父亲因为贪财，要保存整部的家产；不肯分开

给我一分：立意一切都给我的哥哥。但是他又不肯叫我作个穷汉。于是想法子，要我同富家结婚。不久，他就找着一家，有一位米申，是他的老朋友，是西印度一个富商，是搞开垦种植的。他晓得他一定很有钱，就打听他的家事，晓得他有一子一女；并且打听到他愿意分三万金，给女儿作妆奁：他以为很好。我大学毕业之后，他打发我去占米喀，娶新娘子，他早已替我求亲，说好的了。我的父亲并不告诉我有钱的话；只告诉我整个西班牙市的人，都称赞这位小姐是个美人：这话却是不假。我看她的确是好看，高大，富丽，皮肤略黑，同英格林小姐一样的派头。女子家里的人，晓得我是世家，很喜欢要我作女婿，那小姐也愿意。他们在宴会中，令我见她的面。她穿得是极华丽。我很少单独同这位小姐一个人见面，同她有私谈的机会是更少。她很阿谀我，常常的令我睥见她的美丽，看见她的才艺。她所不来往的人，个个都好像很赞美她，很羡慕我。我被笼罩住，又很被她激动我；那时候我原是个毫无阅历，什么都不懂的孩子，我以为我爱恋她。少年人糊涂卤莽，什么事都容易上当的。她的亲戚鼓励我；同时求亲的劲敌又激动我；她自己又尽惑我：我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，就结了婚。我这时候追想从前，我觉得我自己真卑鄙！其实我并不爱恋她，不敬重她，我连她的性情都全不晓得。人所应有的种种德性，她简直的是一件都无：我并未看见过她表示过慈善心，知耻心，说话坦白，也未见过她有什么优雅态度。她的思想是什么样更说不到了，我就瞎了眼的娶她。

“我的丈母，我从来未见过：我以为她是死了。度了蜜月，

我才晓得我误会了；丈母是未死，不过是个疯子。关在疯人院。我的女人还有个小兄弟。是个哑吧傻子。他的哥哥。你见过的，（这个人我却不能恨，因为他对于他的疯子妹妹，还有点爱情，从前同我很要好，同狗跟主人似的，不离我的左右。）我恐怕不久连他也要变作疯子。我的父亲同我的哥哥，都晓得这种情形，但是他们只管想那三万金镑，就设成圈套害我。

“这些情形，已经够令我难受的了；我除了隐瞒欺骗不能饶恕之外，别的我都可以看得开；即使我看见我的女人，同我不能情投意合；她的好恶同我相反，令我讨厌；她的心地猥琐卑鄙，我却都可以不怪我的女人；即使我不能同她谈话，因为一开谈，她所说的都是反对我的话，都是极无理的话；她对于仆人时时刻刻发脾气，一时要这样，会又要那样，仆人们都是手足无措的；我不能在家有片刻的安乐，我也还能节制住我自己，不去同她计较。

“简，还有许多讨厌的详细情形，我不必告诉你了：我用几个有力量的字眼，就可以把我的意思达到了。我同楼上那个疯子同住四年，她的恶性格，成熟得很快她的恶举动也来得快；她的恶行为，非用暴虐手段，不能制止；但是我不愿意暴虐。她只有极小的知识，而有极大的情欲。有她无廉耻的母亲，就生出她这个无廉耻的女儿来，她不贞，让我受够她的罪了。

“正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哥哥死了；再过四年，我父亲也死了。我现在是很有钱了，论到别的事体上，我却是很穷困。医生随后验出来，我的女人是个疯子，法律不容我同她脱离关系。简，你的脸色很难看，——你不愿意听么？我改天再告诉你。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不，不是的，你只管把这件事说完了。我可怜你，我可怜你。”

他说道：“简。可怜两个字，出自常人的口，是看不起人骂人。你的可怜是不同的，我看你的面目神色，我觉得你手发抖，你的可怜是出至爱恋的。简，我甘受你的可怜。”

我说道：“请你往下说：你晓得她是个疯子，你怎么样呢？”

他答道：“我晓得之后，愁困到绝望。世人当我是个失了体面的人，我又无法可想，不能再娶。她比我大五岁，知识虽然是薄弱，体力却非常之强健，是要活到很大年纪，才会死的。我那时候不过是二十六岁，就成为一个绝望的人。”

“有一天晚上，天气很不好，那个女人大发疯。我所住的屋子，同她相离，中间还隔两间屋子。她在屋里大骂我，她骂我的话，是最下流媚妇也说不出口的，我听得很清楚。”

“我对自己说道：‘我现在是坠落最深的地狱！我非脱离不可，我只好永辞人世，回去见上帝吧。’

“我一面说，一面跑下，从箱子里取出一支手枪；我想自杀了事。幸而自杀的思想，不过是忽然一现，随即消灭了。”

“那时候一阵风，从欧洲吹来，雷电风雨，立时停止，天色忽然变得很好。我走去花园散步，就想出办法，我就决意照行。简，你留心听我说，我所想出来的，是个正经办法。”

“我这时候觉得重新有了希望，我重新作人。那希望就对我说道：‘你还是回去欧洲：那里没看人晓得你的名字有了玷辱，也没有那个污秽人拖累你。你可以把那个疯子带去欧洲：把她关禁在唐菲大宅，叫人小心看管她，照应她；你自己就去欧

洲，或其他各处地方，游历，再行同他人结婚。那个疯子玷辱你的名誉，害了你的盛年，不是你的妻室，你也不是她的丈夫。你只要把她照应好了，你就可以告我无罪于人，告无罪于天。你不必把这件事体告诉人，你简直是同她完全断绝了关系，放在一个安稳的地方，叫她过舒服日子，把她的秘密，把她的淫乱，及种种的行为，遮盖好了，你就随她去，你就作你的事。’

“我一切都照这样办的。好在我的父兄并未把我结婚的事，通知过亲友；我结婚不久，就晓得不好，我第一封家信，就是力劝我的父兄，严守秘密；我父兄见我信上的话，也觉得很难为情，不愿意承认这种女人作媳妇，故此也就严守秘密。

“我于是把疯子带到英国；在路上不知费了我多少事。我把她放在第三层楼的屋子里，我找着格礼士普尔看守她，照应她，只有普尔同克搭医生两个人晓得这个秘密。弗非士太太疑心，也猜着多少，不过不知道细情。格礼士是很靠得住的；但是她有她的毛病，有时候也失于防范，那也怪她不得。那个疯子，却是非常之诡诈，非常之阴险；看管她的人，偶有疏忽，她就要趁机会行凶；有一次她藏了利刃，刺她自己的亲哥哥，有两次偷了屋子的钥匙，开门，偷走出来。她第一次偷走出来，要点火烧杀我；第二次偷走出来，进你的屋子找你。我感谢上帝，她只撕了你行结婚礼的面纱，未伤你的性命，也许是她见了结婚的面纱，追想起她当日自己结婚的情事来。我想起那天晚上的事体，至今我还要发抖，替你恐怖。”

我问道：“你把她安置好之后，你作什么呢？你到了什么地方呢？”

他答道：“简，我作什么？我那时候变作鬼火。我到了什么地方么？我走遍欧洲大陆，打定主意，寻一个有知识的好女子，我可以爱恋的；同我唐菲大宅那个疯子完全是两样的——”

我问道：“先生，但是你不能娶亲。”

他答道：“我打定主意了，我相信我可以娶，我一定要娶。我起初并不存心要骗人，如我那样骗你。我起初的意思，是要把我的秘密，坦白说出来，光明正大的求亲。我以为会有明白的女子，听见了，愿意嫁我的。”

我答道：“好吗？先生。”

他说道：“简，我看见你这样好奇多问，令我常常的微笑。你瞪瞪眼，身子很烦躁不安的动一动，好像是以为我的答话说得不够快，你还要看透我的心。但是你要先告诉我，你说‘好吗？先生。’这是什么意思。这句短短的话语，你是常用的；我常常被你这句话，引出我说许多话来：我自己也不晓得什么缘故。”

我答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不过是要问，后来怎么样呢？你怎么办呢？什么结果呢？”

他答道：“可不是，你现在要晓得什么？”

我问道：“我要晓得你可曾找着你所喜欢的人：你可曾问过她愿否嫁你，她怎样的答你。”

他答道：“我能告诉你，我曾否找着什么人，我也能告诉你，我曾否问过她愿否嫁我，我也能告诉你，但是她对我说什么，是命里注定的。我足足漫游了十年，一会儿住在这国的都城，一会儿又住在那国的都城；有时住在俄都，有时住在法都有时住

罗马，住尼普勒，住符棱萨，住在法都的日子多些。我身上有的是钱，我又是个老世家，无论什么社会，我都可以进去。我在英国贵妇女里，法国意大利德国贵族妇女，去寻找一个意中人。我却找不着一个合我意思的。有时候我偶然看见一个女人的眼，有时听见一个说话的腔调，有时看见一个的身材态度，我以为这个可以对我的意思：再往下细看，就不成功。你找不要以为我悬格太高，要求全责备，要寻一个完人。我所要的，不过是完全同我那个疯子相反的；找一个我可以开口对她求亲的。我久找不着我就变了一个什么都不管的放荡人。我就寻机会消遣，我却并不纵欲：这是我最厌恨的。这却是从那个疯子得来的好处，因为我以为一个放荡纵欲人，就快要变作疯子了。

“但是我不能一个人独居无偶，我就试试养个外宠。第一个就是西苓华仑，她的行为，我已经告诉过你的了。其后我还有两个外宠：一个是意大利女人。名叫吉成达。一个是德国女人，名叫克莱拉，这两个都是当时很美名的。过了几个星期就无所谓美貌了。吉成达是毫无道德，性情又无知觉，毫不合我的意思。后来我给她几个钱，叫她开店作生意，我就同她断绝了。简，我看你现在的的神气，很不以我为然，以为我是个寡情无道德的荡子。是不是？”

我答道：“先生，这时候，我却不如有时候我那样的喜欢你。你一会儿养这个外宠，一会儿又换一个外宠，难道你不晓得这是不对的么？看你谈话，好像是自然而然该作的事。”

他答道：“我何尝觉得是不对？我何尝喜欢这样的办法呢？这是极卑劣的行为；我以后是永不再做的了。养外宠不过比买

奴好些，这两种人，是天生的卑劣，处的地位也是卑贱，同她们相处的人，自然也变作下贱。我现在追想前事，觉得很厌恨。”

我觉得他所说的话，很有真理；我从他所说的这几句话，又推想出几层道理来，假使我忘了我自己的本来，忘了我自己所受的教育，或为富贵所诱，或藉口别的缘故，当了他的什么西苓，吉成达，克莱拉的后继人，作了他的外宠，有一天，他看待我，就如同他看待她们一样。我心里很觉得，却并不说出来。我很把这几层道理深印在我心理，遇着危迫的时候，或用得着的时候，我就请出来帮我，不要陷入深坑。

他说道：“简，你为什么这时候不说‘好吗？先生。’我还未说完。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严肃。我晓得了，你还是不以我为然。我要把最重要点告诉你。本年正月间，我把外宠打发走了，觉得我这样游荡忘返，孤寂失望的日子，过够了，心里是恨极世上的男人，尤其恨的是女人，（这时候我以为我要找一个有知识有爱情有道德的女人，不过是作梦，）因为要办事，我就回到英国。

“有一天很冷的下午，我骑马回家，离唐菲大宅不远。这原是我厌恨的地方；我晓得在这宅子里是不能享受安乐快活的。我就走一条小路，看见一个身材渺小，很安静的人。坐在小栅栏上。我从她身边走过，她同对过一棵柳树走过一样，毫不留意的。并无预觉报告我，将来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；也不晓得这个穿得很朴实的人，操纵我将来的一生。等到我的马滑倒在地下，把我摔下来，这个人走过来帮助我，我还是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关系。她这个渺小天真烂漫的东西！我觉得好像有一只

很小的小鸟，跳到我脚下，要把我背上去树枝一样。那时候我是很发脾气；但是那个小东西不肯走；站在我身边，还耐烦的不走，面貌同说话，还要吩咐我，使我不得不遵从。我那时候是一定要人帮我，还是一定要那个小东西的手帮我；我只好由她帮助我。

“我用手一拉她的肩膀，我觉得有一种新血液新感觉，透入我的身体。好在我晓得这个小妖怪是宅子里的人，是要回到我家里的，不然，我不能让她悄悄的溜到别处去了。简，当天晚上，我听是你回来，我心里很想你，很留心的看你，你也许不知道。翌日，你同阿狄拉在这道上玩耍，我很留心看你，看你有半点钟，我却不让你看见我。我还记得那天下雪，你不能出门。我在我自己的屋里，房门留一条缝；我又可以看你，又可以听你说话。我以为外面你是照应阿狄拉，心里却不在阿狄拉是我的小简。你却十分耐烦照应她，同她说话，同她嬉戏了许久。等到她一走开的时候，你立刻就深思深念起来，在过道上慢慢的散步。有时候你看看积雪；有时候你听听那如泣如诉的风声，你又散步入了梦境。我想你所作的白日大梦，好像不是恶梦；因为你的眼神露出欢喜的样子，面貌有一种和蔼活泼的景象，断不是搅乱愁怀的；因一种少年欢喜的心事，发生希望，引入意中的天堂。随后弗菲士太太喊仆人，才把你惊醒了。简，最奇怪的是，你對自己微笑！你这微笑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你这一笑好像是说：‘我所架的空中楼阁是很雄丽的，不过我要记得，原是幻想出来的，不是真的。我的脑子里诚然有最美的天色，有绿叶红花的极乐世界，但是我头脑之外，脚踏的一条满眼是荆

棘的阴路，路上还要遇着大风暴雨。’随后你走下楼找弗菲士太太，要事做；许是要算宅里的零用帐。你走开，我看不见你，心里不高兴。

“我很耐烦的等到晚上，要喊你来见我。我疑心你这个人很特别，我要深探，要晓得你的品格。你穿的衣服很古老，你进房门的时候，带些羞怯，却是很现出独立不依赖的神气。我叫你说话，听了不久，我就觉得你很有奇怪，自相矛盾的性格。你的衣服，你的态度，是很合严格的规则的；你的神气有时发露于自信的，天生成极高雅的性格；但是并未习惯社会的情形；很愿意说错一句话走错一步路的；然而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立刻昂头举起两只锋利大胆有光的眼，直看那对你说话的人：你的眼光射人，是很有力，是很有力，很能深入的；我盘问你的时候，你毫不思索，立刻就有话答，答得还是很圆满的。过了不久，你好像同我惯熟些；简，我相信你觉得你对这位严厉好怒的东家有同情的地方；因为我不久就看见，你见我的时候，很有雍容闲雅态度；我只管狂犬乱噪，你丝毫不现诧异、害怕、不耐烦、不喜欢的神色；你也是很留心的观察我，有时微笑，很有聪慧可喜的神气，我却说不出来。我立刻就很满意：我见过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再往下看。但是有许久，我常冷淡的对待你，不常常的找你说说话。因为我要慢慢的拖长了时候享受你的知识。况且，我又害怕这朵鲜花，放在掌中太久，就容易残——新鲜过了，就不能闻香。那时候我还不晓得这朵鲜花的颜色，异香，是经久不败，永发异彩的宝花。我又要试试看我躲开你，你找不找着，——你不找我；安安静坐在课堂时，动也不动，同书桌架一样；若

是偶然同你相遇，你同我打个招呼，尽了你的礼节，你就走过去。简，那些时候，你的神色是像有深思的：你却并不颓丧，因为你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；但是你却显得不高兴，因你既无希望亦无实在的快乐。我却以为很奇怪，要追求出来，你对于我，是什么想像，到底你曾否想到我，于是我重新招呼你。你对我说话，眼色有点欢喜，态度是融和的：我看出来，你是愿意与人交谈的；不过是那个课堂同那种闷人的功课，把你弄成愁闷了。我让我自己和蔼待你；果然就感动你：你的神色同声音，也就变了温和；你说我的名字时候；语意是欢乐感谢的，我很喜欢听。这时候我喜欢同你偶然相遇，你很有迟疑的神气，你两眼看我，深露怀疑，你以为摸不着我一时三变的脾气，不晓得我拿严厉东家架子对待你，抑或用客气朋友的资格对待你。我这时候太喜欢你，不肯常用东家身分对待你；我很和蔼的伸出手来，你是满脸的欢容，我很费事才禁得住，我自己不把你抱到我怀里。”

我截住他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不必再说从前的旧事了。”我一面说，一面滴泪；找听他这番话。如同身受酷刑，因为我是我快要实行我所决意要作的事，能说这番旧话，现出当日他的感情，使我听了，令我为难。

他答道：“不必谈了，旧事谈来作什么？现在的事，较为实在，将来更是光明。”

我听见他这种夸张得意的话，很发抖。

他又说道：“现在的情形，你是看得很清楚的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少年同我的盛年受的，不过是痛苦，不过是寂寞无偶的日子，到这时候是第一次找着我可以爱恋的人，——我找着你。